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_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_臣史堂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癸酉先是泗州大水州治至深三尺民苦蕩析患及祖陵疏洩之議父老有謂繇傳寧湖開至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弛張福隄以廣洩淮之口者又有謂開壽

州瓦埠河以分上流之水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周宗
陳於陞巡按御史高舉合疏以聞工部覆請咨行河漕
撫按勘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祖陵切近王氣攸關
與三臣議左俱下工部尚書曾同亨以為河臣閱歷多
年宜悉河事而撫按二臣又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
之外主於疏濬查先年緊急河工例遣科臣往勘況泗
州水患既關陵寢又關運道微直一方生靈攸係宜命
風力科臣一人往會河漕撫按官從長計畫具奏從之

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泗州水患開浚工程
戊子總河尚書潘季馴疏稱去秋霖雨連綿淮水
暴漲邵伯湖隄衝塌非磚石築砌不可久區畫故總河
事經理則各官司之本道張允濟報轉宜俟工竣離任
毋貽後艱通判張文璧劉汝大宜照工程督理揚州知
府吳秀江都知縣武之望受事方新鳩集宜預毋使臨
期缺乏庶可不誤河防工部覆請得旨如議行 二月
丙申遣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往泗州祖陵審看水口

三月壬戌御史王明奏臣巡鹽兩淮兼有河漕地方之責目覩淮為泗患漕撫陳于陞欲開周家橋以疏之使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為魚四百萬漕糧俱梗而三十六鹽場其沼矣宜令河臣上尋舊支而殺其勢下淪舊口而廣其途勿苟且目前貽後日患戶科給事中耿隨龍亦言泗州苦水議疏周家橋施家溝以高寶二湖為壑將運道民業立盡臣曾令寶應聞見頗真夫黃河自徐邳直下東折入海淮亦東北趨會之無所壅遏故不病

泗也自黃奪通濟閘橫於南淮遂不得東因瀦泗州為
祖陵患又黃之奪閘南也寶湖受淤淮無所洩運道遂
不可守欲弭河患非復通濟閘不可工部覆議上請上
曰河道衆論紛持張貞觀著先勘泗州其餘河患仍與
地方官詣勘務圖永利毋徒目前塞責仍改給勘議河
道關防 四月丁亥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奏祖陵為國
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漕四百萬賴一線
以給京師鳳泗淮揚又湯沐襟喉重地則運道民生所

關亦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泗城如水
上浮盂而盂中之水復滿氣象愁慘不忍覩聞雖祖陵
元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并諸儀衛丹墀無一不被
水矣且高堰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裏河之民生運道
立盡此又高寶意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
沙為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
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
與運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

入海之途則治鮑家口王家營至魚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工部覆稱科臣親歷地方擬議詳確皆前諸臣所未及者惟是黃河殺於未合運道仍宜計處若挑浚淮口停沙及利導鮑家口一帶當即如議措費興工以紓聖明南顧未盡事宜通候酌請其移州治開周家橋瓦埠河既稱不便即應停止從之八月乙卯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彭應參疏稱巡歷稽查工程小民紛紛訴僉派剋價罰曠之苦而管河

通判胡傳尤為極貪已行提問今西苦賊東備倭淮揚一帶添將招兵日且多事頃據泗州報淮水自決張福隄已退二尺七寸祖陵或可無虞竊謂河工可暫停也應令科臣河臣熟計行止上是其言 十一月庚申總河尚書舒應龍勘河給事中張貞觀題稱治河之議欲拯陵患偶值時艱據司道查稱泗水今秋發遲消速雖足為張福隄開放之驗然為祖陵計久遠則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乞勅部覆議將淮口置船濬沙事宜聽河

臣於原估工銀支給先行開濬以導淮水之出其腰鋪
支河之上候明春倭警寧息照議畫地舉行部覆從之

十二月庚寅工部覆勘河科臣張貞觀題稱泗城護
陵大隄向因裏口未添幫石致多損壞議行添砌勒限
興工計費一千二百五十有奇即於該州庫貯賑濟餘

銀動支從之

明神宗
實錄

萬歷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河泛溢高郵南北中堤
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

西老石堤洪水漫過衝決東堤又寶應決六淺潭堤
二十九丈又高良澗決二十二口民罹昏墊田皆淹
沒郎中沈季文詹在泮分調官夫疏水運料於二十
二年盡行築塞又照段酌量加修磚石樁板廂護其
西老石堤呈詳總河舒應龍批允加砌磚石二層

河南

全考

萬歷二十二年六月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
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侵

祖陵泗城淹沒

南河
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四月戊辰時泗陵水患日急而議者迄無成畫上既有旨選老成風力科臣往勘俾立限回奏又以從前地方官因循坐視勘官竟成虛文令工部查名具奏於是工部沈思孝奏言勘科常居敬之委始於萬曆十五年斯時以河溢開封等處慮梗運道耳初未嘗議及祖陵自科臣王士性有祖陵當護之說與開老黃河之圖始命河漕臣與勘科會勘而居敬與

漕臣舒應龍河臣潘季馴共為條議亦不過築堤防運之舊論迨皇上允總漕周寀所奏有泗州積水可虞之旨再遣科臣張貞觀往勘而關清口開腰鋪之議始出河臣舒應龍方欲舉行而按臣彭應參科臣陳洪烈劉弘寶以倭警歲祲請暫停止蓋亦天時人事適然未必盡諸臣之過疏入上怒甚詔以河工歲糜金錢百萬而侵沒滋甚總督河漕官故爾遷延希圖糜費舒應龍著革職為民陳洪烈劉弘寶扶同停寢降極邊方雜職張

貞觀彭應參以既為民免究潘季馴令吏工二部查明
來說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月作速前去勘議具奏 五
月庚子御史高舉疏稱黃河為患自古記之未聞淮水
之為患也淮之患起於高堰之築張福之堤臣往祇役
江北曾議疏周家橋以殺淮裁張福隄闢門限沙以洩
淮至高堰東捍高寶淮揚未可盡去唯當於周家橋大
澗口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及前所挑會通河諸處詳
擇要地建滾水石壩各於壩外浚河築岸使行地中由

白馬汜光等湖會入邵伯水入邵伯慮害高寶開河塘
埂舊建十二閘閘外疏成十二河皆洩湖水而注之海
者宜改前閘為壩閘入海之途入灣頭而下舊有芒稻
河揚州而南設有瓜儀二閘皆洩湖水而注之江者宜
將芒稻河大加疏掘濱江處多建水閘以廣入江之途
然而海口日壅則河泥日積河身日高欲二瀆安流不
得也顧海口沆瀣不能為力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
近日所決蔣家鮑家吳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浚成河

俾經由灌口入海似為上策有謂自三義口駱家營魚線口等處修復老黃河故道又是一策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委任責成則惟天語勅屬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樊兆程上言欲導淮先疏黃欲疏黃先闢海口然而舊海口決不可浚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議部臣沈思孝覆言御史巡歷其地見聞既真議論既鑿鑿可行至治人責成之說尤探本之論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將此疏及兆程之奏并行

勘議以圖永久詔行勘河科臣并總理河漕及御史將各疏條議與疏中未盡事宜一一商確具奏 六月壬子御史夏之臣疏請決高堰其略曰高堰者即臺臣高舉所云大澗口淮水所由以直趨東注之處也築之自舊河臣潘季馴始臣嘗讀其治河之疏矣謂海口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堤防俾無傍溢此其大指也毋論海口終塞無歲不有浚黃之役即淮水之舊自西

而東稍折而北由清口會黃入海此故道也而強弱不敵清口漸淤今所稱門限沙是矣淮水欲出清口會黃既不可得則就下順流取道大澗口而滔滔東注非其性則然哉而奈何阻之彼一淮也既為黃遏而不得入海又為堰阻而不得入湖瀰漫泛漲固其所矣三祖真穴名舊龍觚其地冬夏草色常青壯氣所鍾者也萬厯初年堰成而金水河壅而不行節年河流日增元宮之上水且盈丈議者既不敢言又不能救初建堤以障之

而隄內之水自若也尋又建子堤以障之而子堤內之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堤以撤之而隨撤隨盈舊龍觜之淹自若也前勘河使者亦明知之第以高堰糜帑已至百萬一旦破之則前功盡棄於首事諸臣不便遂決意庇之而以治黃為請有欲開海口者有欲劈橫河者有欲開草子湖者有欲開草灣河者有欲開腰鋪者有欲開雲梯關者不惟無救於淮亦無救於黃何則海口之決不可開也橫河下為軟板沙上為柔沙人力

莫施其不可闢行道之人皆知之草子湖在高堰之東
今非不流草灣河在清河之南即黃河見流之處皆無
俟開也唯腰鋪議開新河至周家莊四十里其地洩水
不多開之徒費財力雲梯關又在安東之下隔黃甚遠
更為迂闊就令各路可開亦當責效數年之後近者按
臣欲開施家溝周家橋使淮由高寶湖而出即開高堰
之意但二處各數百里費出不貲即開亦以年計急救
祖陵非開高堰不可臣請舉不開高堰之說一一破之

彼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數千年無一效無容借口
矣有託形勝之說以存高堰者必曰淮黃合襟形勝在
焉然當淮黃會合篤生聖祖之時未有高堰者也相傳
舊龍嘴玄宮也較合襟孰重今沈水底有年矣且諱而
不言而力爭合襟門哆言形勝乎又有謂運道及危高
寶之說以存高堰者然而高堰之築纔二十餘年而國
家轉餉二百餘年矣未有高堰之先豈遂無運乎且運
道經黃入閘固不畏黃也寧畏淮乎縱可畏尚可移高

堰石堤之費以修湖堤也奈何藉口湖堤強存高堰也如曰高寶受害則盱泗未嘗不害況高寶之害不在淮水之去而在淮水之未洩高堰雖障上流實為危竇歷年以來土隄之在高良澗者每遇伏秋即遭衝決石堤之在大澗口者每遇洶湧即見崩潰使歷年愈久能保其不頽而無傷乎然則高堰在為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高寶之害非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使知趨避乎聞科臣張貞觀勘議之時高寶之民間如聚訟然試

引高寶士民有識者至祖陵一寓目之則孰輕孰重有
人心者宜於此為變也疏上工部覆奏以事難懸度今
既遣科臣會勘并行酌議上從之 甲子戶科給事中

黃運泰言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今日欲安祖陵不得不
洩淮水欲洩淮水不得不浚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
勢倘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
流南下黃必乘之無論高寶數州縣盡為池沼運道月
河勢必衝潰即淮水且終為黃所遏抑而壅如故大指

欲別尋五港口浚之達灌口門入於海工部覆請詔令
勘河管河各官悉心會議 七月丁丑時泗州水患遣
科臣張企程往勘企程具奏欲遣使致祭祖陵兼折漕
糧蠲馬價且欲勘臣與河臣和衷共濟無致參商上報
可 八月辛丑朔勒原任浙江巡撫常居敬閑住以科
臣勘河失護祖陵罪也 甲辰勘河給事中張企程奏
兼程抵泗州展謁祖陵見長淮激湍洪波汨流誠有如
御史牛應元所圖上者前此河不為陵患自隆慶末年

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以
遏之堤張福以來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
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堙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
於泗者僅留數丈之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
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潴畜日益深安得不倒
流旁溢為陵泗患乎今論疏淮以安陵有謂清口當闢
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開有謂高良澗
施家溝當浚論疏黃以導淮有謂腰鋪可仍有謂老黃

河故道可復有謂鮑王二口可因有謂王家壩五港口
可尋顧淮水之漲雖由高堰之築而工程浩巨未可議
廢且以屏翰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
十里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棄未挑三十餘里大如開
浚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
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
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水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
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

一議也工部覆議詔作速疏浚毋得推諉觀望 九月

己卯以直隸清河盱眙桃源高郵寶應興化六州縣淮
水為患其歲還漕糧暫准改折一年

明神宗
實錄

顧雲鳳開施家溝周家橋議略曰淮由清口以至安
東雲梯關入海即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
以為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注已辨之矣夫淮之趨
高寶似便其東流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其不

出此與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
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為歸者也高
寶信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陵曰海陵
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
所出即有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為吞吐故瓜儀之有
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鹽諸郡
縣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為能防其倒
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鼈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

可知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為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遏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焉徇一時之便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脈之宜而周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

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
堤之坍卸即欲修築無所措手況高寶諸湖不過盈
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蓋
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芒
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
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
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即欲
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好事者倡為濬闢

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
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早定則
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即錮之鐵豈能無崩崩則運道
安在無問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
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
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
不能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滯迴泛濫合盱泗高寶
而為一此其滔天之勢為害不更烈乎雖曰杞人過

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汎滔滔不止
何難陸沈哉昔白馬汜光覽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
分而今安辨其為某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
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
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淤八流以
自廣遂為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尚仍禹舊奈之
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
以為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
化為桑田高寶興泰化為魚鼈而其究且復病運是
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察輒文其
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而不當導之於邪
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
又嘗譬之淮為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為泗計者宜逐
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為淮患黃
即淮之寇也為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

黃得乘勝長驅可乎況今淮黃且合從而至也上不
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洩之於尾間而今日曰撤堰
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虢之終
於取虞也置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

志

河南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朔工科給事中楊應
文題頃者河高淮壅祖陵沮洳皇上惻然動念遣科臣
往勘俯允分黃導淮之請詎謂福建右叅政錢拱辰又

有折高堰之揭夫高堰一開淮揚高寶為壑利害較然
彼一則曰高堰築而淮水不能歸湖黃河不能兼受一
則曰導淮無藉於分黃一則曰決堰即所以導淮此說
一倡便成掣肘將令擔事者灰心勘議者眩見趨役幸
敗惡成固理所必然者按臣蔣春芳曰河工垂成乞勅
河漕大臣勘河科臣無畏浮言安心料理并禁中外不
得阻撓三者是當機之斷也伏乞俯采臣言勿惑錢拱
辰之謬說趁春和日暖分黃導淮奏平成以答聖懷部

議陵泗受害委因淮壅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致以黃強灌清口淤沙日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沙盡闢則淮得由故道雖周橋武墩等處建設閘壩及疏浚子嬰涇河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為哉應從科道兩臣之議以圖竣事

四月辛丑工部覆河道總督楊一魁題泗陵水患已平上曰祖陵積水盡平朕心已慰各樣工程總督河官便議修舉務早報完戶部銀兩准借用仍照數抵還在工

人役久勞委宜蠲賞優恤 八月壬寅部覆總督河道

工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

前三條入黃 一

議裁新堤以免壅潰蓋築堤所以障淮而恐以洩為壑
新堤可以議裁而恐裁去太多或貽後悔且應量裁數
段以洩淮漲仍開瓜儀二閘以分高寶之害庶上有洩
而下有歸也 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脈蓋以二十五年
為始查閱應修所在估料工費於糧漕衙門移文南京
工部動支以憑開銷類繳 一議分河官以理淮泗蓋

以鳳陽府同知兼管淮河泗州同知盱眙縣縣丞加管
河名色專屬南河分司遇有修築前呈管河衙門料估
起工歲終告成甄別 一議闢清口以導淮流蓋清口
為淮出之門而苦為黃壅今雖挑浚猶恐水分勢緩泥
沙復入合議歲修以圖永利 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
蓋以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為阻即分黃工就而伏秋水
漲勢恐復淤則石碇口廖家港白駒場諸處海口金灣
芒稻諸河宜乘時開刷以為預圖酌量工程修舉者也

明神宗

實錄

先是萬曆二十三年決高家堰高良澗郎中詹在泮
等嚴督官夫築塞仍又加石甃砌是年三月總河楊
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并撫按會題分黃導淮
至是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
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
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
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

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
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
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
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 按金家
灣在邵伯南五里許迺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
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
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于是河淮

有所宣泄云

南河
全考

萬曆二十三年上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
丁夫二十萬諸役畢大舉其明年秋工告成淮果出
清口而水患以寧是役也當潘公季馴導治未久淮
黃尚由故道特黃以暴漲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
功不在導淮也而周橋之開遂為後世厲階焉

揚州府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八月甲申山東樂安小清河水
逆湧流臨清磚板二閘無風起大浪

明神宗實錄

是年臨淮知縣陳民性建議會同指揮趙允昌申請

錢糧於濱淮一帶創石隄以捍淮水至萬厯二十七年知縣蕭如蕙隄始告成東西三百一十餘丈亘如長虹全城賴以無恙

鳳陽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方興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自是至啟禎之末四十年間雖堰常漫溢然或霪雨為災或川源暴漲變生靡常容非

人力所能盡及矣

揚州府志 蒼巖云予嘗聞之閻百詩先生云高家堰相傳漢廣陵

太守陳登築明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嘗修之又一百四十餘年宮保潘季馴復大修之其意專以堅築高

堰束淮水出清口以敵黃濟運自此以迄國亡淮不大為患而運道常通今平江伯既有專祠吾意欲上合元龍下建宮保立祠於高堰之上而合祠焉惜未有能行之者予因笑語先生曰高堰一線之隄包藏七十二道山河之水萬一有失淮揚二府其魚固不足惜其如運道何先生瞿然曰善問哉善問哉吾嘗慨元人海運危矣即膠萊新河亦不能成若由江南之儀真縣西至六合又北至天長又西至盱眙又北至泗州以達懷遠又北至宿州又北至蕭縣又北至沛縣又北至山東魚臺縣入運河既可以避黃河之險又可涸出洪澤湖而成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則淮揚二郡永無昏墊之虞矣予深喜先生之精於地理而能得通變之道而又能闡揚前人之遺烈思有以俎豆三公於不朽其說甚善為亟錄之以貽後人

天啓元年淮安淫雨連旬淮黃暴漲數尺決高堰武

家墩等處總河陳道亨躬規課工照段拆修浪窩盡

塞至明年工竣

南河全考

是年五月淫雨淮河交溢

清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六年九月辛卯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李從

心奏淮水驟發以淮刷黃閘沙盡析運道復通報聞

明熹

宗實錄

是年夏淮水涸黃漲河口沙淤數里運道阻艱總漕

蘇率屬禱於神期以五日乃七月朔後淮水暴湧黃

沙洗刷數十里艘鼓枻競渡七月初一初二兩晝夜

狂風暴雨壞屋拔木損舟各河水驟長丈許

淮安府志

崇禎元年十月庚戌命修葺泗州祖陵從河道李若

星奏也

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

災異疊見淮泗洪水滔蕩浸及陵寢

崇禎長編

是年六月淮黃交漲海口壅塞總河朱光祚方議開

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

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為湖海而漕糧鹽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厯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

言事遂寢

明史稿

是年淮水秋漲入城人多流散

泗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癸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祖陵地繞淮黃會合諸水實王氣所鍾然厯年既久河形之遷徙無定以致沙水之流止非初況當水患泛濫後

所宜講求者不一事敬陳護陵八議一議二陳莊之
決口一議高家堰之三閘一議添守閘之官一議祖
陵對照之山一議大覺寺之塔一議再申祖陵之禁
一議恤附陵之州縣一議設護陵之衛章下所司

崇禎

長編

崇禎六年三月己未工部尚書周士樸疏言歸仁一
隄長六十餘里內障祖陵外捍淮水關係最鉅臺臣
吳振纓憂深思遠為歸仁外捍計欲修宿寧上下西

北舊隄蓋舊隄原捍淮水向因久不修葺余堡諸口
一時并決致黃水直射歸仁與淮河流沖突震蕩不
特歸仁受其薄蝕祖陵亦浸浸有震驚之患矣蓋黃
淮之合在清河入海之處今以決口內注故道全失
河逐淮之流而淮愈驕淮挾黃之勢而禍愈烈民生
運道并遭其厄不止祖陵之可憂也則修歸仁以衛
祖陵并修舊隄以衛歸仁河安其流淮循其故可與
河臣分黃導淮之議并行以加惠此元元也臣前復

臺臣吳甦一疏內築建議二決口曾勒限三月報竣
議處諸臣政於此程功罪毋借口新代有人隲心末
路而置民生於度外也故因議歸仁等隄而并及之
帝從其議 四月癸未大理寺左寺丞吳甦翰林院
編修夏曰瑚廣東道御史金光宸中書科中書舍人
喬可聘疏言祖陵形勢龍脈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拱
山帶江匯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襟
交會以成朝宗之勢衆水匯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

等堰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闕水諸口不塞而

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開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力所能為也第泗州地形窪下間有泛濫之時而衆水滌迴王氣所鍾說者以為靈秀會聚實在於此況此水僅繞於明堂之前而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按臣饒京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請詳察地脈者亦慎之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利害又有不得不言者按高家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

最為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各州縣地
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
此堰是豈可輕議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踰期未塞
民田盡沈水底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
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滔
東注將高寶漕隄蕩為湖海運船縴挽無路則數百
萬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淹沒煮海無策則
百餘萬鹽課其間諸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衝壞田

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為魚鼈則數百萬糧稅誰為
供輸乎況開濬諸費業委水衡於逝波若淮揚水患
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朝
廷幾百萬金錢矣嗟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
竊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
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之害備焉是何可不
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三閘何以設
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厯二

十三年始然未幾旋以湮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為運道民生關係匪細亦抑審形家聚洩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為祖陵地脈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手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臣等生長淮泗之鄉習知地方利害之原乞廣集衆論熟計利害陵寢

國計民生胥賴之矣帝是其議事遂寢

崇禎
長編

崇禎十五年八月戊申泗州水患已及陵牆詔有司

保護

崇禎
長編

崇禎十六年黃河溢由渦入淮漂沒廬舍

鳳陽
府志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六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夏五月息縣淮水溢壞民舍田

禾平地水深數尺牛畜俱淹死

河南通志是年泗州城中水深丈餘見

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戶部左侍郎王永吉詳陳導淮

入海情形并議夫料錢糧諸務疏曰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按黃水自邳宿而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淮黃交會東入於海然黃強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逼而南趨直走四百餘里出瓜州儀真方能達江一線運河收束甚緊即有大小閘河沿途宣洩而海口不開下流壅塞來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潰決修築歲費金錢九載以來八年昏墊海口之當開固時刻不容再緩者

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場小海場劉
莊場神台場廖家港白駒場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
境內者則有河埭場之茅墩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
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溝等處以上諸口俱被豪棍
鹽徒漁利阻塞間有開者亦於口外築壩橫攔水不
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埭海口
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造有石閘又有姜家
堰海口流出推船港先年亦曾議造石閘以上三處

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埭閘既稱逼近城郭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被附近奸民將閘門實塞河口填平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沈日不聊生死徙載道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即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為行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還其故道豈屬創舉況先年舊閘已圯者加工修葺

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閘官閘夫以時啓閉有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道甚長河帑有限工料既難措處民夫復奉

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既開則河隄不決修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淤淺需用人夫動輒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固士民所心悅而樂輸者也伏乞

聖恩勅部酌議亟行

江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淮水溢民稼為傷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歸仁堤決水自翟壩谷溝下

灌諸湖江都瀕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

郭月餘乃潰漕堤而東注興化墊焉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歸仁堤再決時部司有開周橋

閘者淮水太洩而黃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

歸仁堤決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決翟家

壩流成大澗九條在上流泗人既利積水得洩而下
流揚屬奸民亦利私販直達可避征權互為掩覆不
以籲聞以故患日益深翟壩周橋晝夜水常東注悉

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七年黃河屢決清口亦塞淮不
出口刷黃而黃之下流既阻上流奔注洪澤之勢益

甚

揚州府志

黃強淮弱勢本不敵淮為黃扼別由大澗口施家溝

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湖白馬湖草
子湖高寶等湖由湖迤邐入江此淮之支流也明隆
慶六年淮大溢適黃水亦漲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
停遂將清河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萬厯二年淮
又溢總河潘季馴始為高家堰祇築大澗口一處淮
猶可洩後將小澗口等處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
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壅而泗大病矣郡紳常三省徧
揭當道力辨其非但隄工已成持議益固至萬厯二

十一年水患益烈巡按牛應元親行踏勘始議開金家灣芒稻河洩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淮水入湖又以淮受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殺其勢此議開三閘之由來也是後定計分黃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嘴為便特奏請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黃家嘴而下直至漁溝浪石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又督撫褚鈇定計導淮先濬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

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廣洋湖入海下流
既通上流仍阻始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達涇河下
射陽湖入海建高良澗閘由岔河亦入涇河下射陽
湖入海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湖入子嬰溝下
廣洋湖入海上下之水流通自不橫逆為害不獨泗
境安即淮揚高寶亦安此建三閘以分黃導淮治湖
之所由來也 本朝定鼎康熙三年淮溢武家墩高
良澗閘堤頽卸且土石填塞周家橋復啓閉失時淮

水遂無從分洩矣是後定計蓄淮刷黃乃復築翟家壩夫翟家壩至周家橋三十里在高家堰南地勢高亢原無堤埂康熙七年奉

朝命

明馬

二大人同河漕兩臺踏勘明白回疏稱為天然

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仍責令高寶等縣之民但填平衡開決口不許一槩加土增高以塞水路今則堤非昔比矣然與其堰水為功何如分導開閘舊制猶

可倣也

泗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鉅
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
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

見總漕
帥疏

當是時

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

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
警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
危之堤值西風鼓浪堤崩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
遲為害愈劇而江高寶泰迤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

城郭矣時御史徐越高堰關係最重疏曰臣之向請
修復歸仁堤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清刷
黃實為截住高家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
水而為運道民生一大屏障也今因歸仁堤工尚未
舉而此堰黃淮併受前報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
餘處而全堰幾至潰決此九年事其洪波橫流排山倒海
已衝開淮揚一帶數十餘處決口遂至城郭僅存關
廂陸地有水高丈餘者萬一高堰突有疎虞尚復有

淮揚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況民生乎尚復有漕河
運道可以飛輓乎而況鹽課與商稅乎則此堰之關
係如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緊要故臣今不得不
亟陳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曩皆鑿石扣準鎔鐵灌
釘後來年深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經今年一
翻波浪衝擊動搖處處罅損若不亟議錢糧預備物
料乘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明年西水漲
發臣愚竊慮此堰萬難倖保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

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京師
重地所緊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輸轉且雲梯關之
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一決高堰清口必淤
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即
今日之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高堰之利
害不僅僅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也布政司
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曰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
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

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
盛發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沈矣故不使翟壩
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
泗之漲潦可稍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
西即閉閘不流高寶漕堤亦無傷害往昔防河如此
周密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
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
下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

漕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躡其
後濁流西汭清口遂湮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
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罔滌
雲梯關入海之路日墊日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
必然之勢也又云淮瀆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為洪澤
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
十之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
黃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

而東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 王乾

清紀周橋閘曰按周橋關係利害前河郎中黃曰謹

辨疏極為詳明

黃疏略曰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

淮也使周橋可開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又曰水之就下性也周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開之是導以建瓴之勢矣彼得其勢則流必急流急則一瀉千里孰得而禁之故謂周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黃不復躡必無之理也又曰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矣夫高寶之湖四時彌望連天所恃一線漕堤為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

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曰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昂故今通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胥而後因萬厯二十五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為沼乎

河楊公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從未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遏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則涓滴皆為利益淮入內湖潰堤病民則涓滴皆為害源若內湖增一分漲堤病民

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濟運之淮故周橋之啓
閉實為利害之關不可不察也 高郵志紀翟家壩
曰壩屬山陽在周橋迤南接盱眙境界長二十五里
比高堰石工低二尺許稱天然減水壩中有古溝深
不過尺許舊有石閘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
民田不通河路近因淮水漲發土被衝刷年久漸成
低陷加以私鹽漁戶時行偷挖漸成河港淮水徑入
寶應湖匯於高郵歲歲決堤為漕大害康熙七年奉

旨令山江高寶四州縣民力合修盱泗之民妄行阻撓
如明萬厯間阻撓修築高堰故事給事中李宗孔疏
叅致煩大臣勘復按壩北接連周橋閘閘尾石工尚
存與壩相平又古溝廟基亦是見存式樣宜復舊制
豈欲加高惟水衝盜挖儼成澗河淮水平時直流無
阻灌滿諸湖水發湖盈遂不能受致害漕堤為國大
患每歲起民夫修築不過補苴一時一遇水至即被
刷衝纖毫無益必另議興工或磚或石築成隄岸平

鋪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 工科李宗孔叅阻修
翟壩疏曰竊思高寶七邑連年疊遭水災者則以淮
水南流入湖決堤之所致也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
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
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
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
入淮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
災之由皆因泗盱地方私開決口也蓋淮水至清而

流急必全淮皆出清口則淮水力強可以拒黃流之
淤泥有濟於運道而高寶七邑復無水災故昔人設
有周橋閘翟家壩二處蓄洩有方淮水漲則量使漫
壩南下而鳳泗之水患不作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去
傍流而清口之水力不分法甚善也邇來泗盱之民
不惟私啟閘壩又且潛開決口自古溝鎮南鎮北以
及谷家橋夏家橋等處新開溝路至有八條淮水大
半入注湖清口水分力薄無以刷黃河之濁泥下流

壅則上流易潰而高寶諸湖受水而無所洩乃至衝決堤岸為淮揚七邑之害臣詳查近日地形翟壩以南固有殘缺而衝決大溜盡在翟家壩之北今將古溝鎮南鎮北等處原係平地者止令塞其決口并不築堤加高其閘壩地形不過復從前未決之舊址使全淮盡由清口會黃不至潰決入湖可永杜高寶七邑之災倘有時淮水暴漲仍可從壩上滾水南下亦不為鳳泗州縣之害誠兼利無患之至計也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河決洪澤湖之高良澗又決

高郵運河之清水潭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河決武家墩板工一處高家

堰石工七處高良澗板工二十六處

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

俱未竣淮河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

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侵

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

漫閘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

矣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六月總河靳輔大挑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是年

創築雲梯關外東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

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創築周橋翟壩堤工二十五

里塞高良澗等處大小決口二十五處淮水始歸故

道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六月總河靳輔恭報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各日期奉

旨據奏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具見殫力籌畫有裨河務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大挑爛泥淺裴家廠等處皆成大河淮水始暢注會黃不致阻滯創建周橋高良

澗武家墩唐梗古溝東西減水壩共六座 是年夏
秋南北皆霖雨七十日淮黃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
衝啗甚多工亦為之阻然衝啗之堤隨圯隨葺不致
大患卒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

淮安府志

是年再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四道

淮水全出清口

靳文襄公
治河書

是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廬舍漂沒無算

居易

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聖駕南巡閱高家堰工是日微風小浪

上云今日風不大就是這樣浪若再風大怎麼處總河
臣靳輔回奏風再大時就要打上堤頂若西北大暴
風一起浪俱從屋上過了

上云真是利害

又問照黃河險工下大埽防護如何回奏大埽下了總
是大浪來當時就掣去了除非是下丁頭埽庶幾略

加攬護然亦要每年修補的

上曰朕前番差人出來看工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總河靳輔題為霍霖
之漫漲非常等事部覆奉

旨這高家堰堤工應否加修著總河靳輔再行確議具
奏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等傳

上諭高家堰堤工關係最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面與

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

詳見黃河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聖駕南巡駐蹕瓜洲陳家灣地方奉

上諭高堰石工著修理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家堰減水壩六座內有古溝東減水壩底被水衝損其三官廟等六口向來下埽今改竹絡已完三處尚有未完應令照此修完七里閘雁翅以內底石被水衝損二丈有餘應

令河臣速行修理太平閘并傍束水壩仍應令酌量
開放 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旨高堰障淮敵黃關係最為緊要若使堤內受水則內
外浸灌衝激甚屬危險高堰之堤不固雖另增堤數層
有何裨益這運料小河增加隄岸無用高堰應作何加
修以期永遠堅固應遣大臣前往察視所遣大臣職名
開列具奏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著張玉書圖納去

靳文襄公
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六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
題奏兩河見在情形奉

旨著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
勘確議具奏 會議得查清口為黃淮門戶引清敵黃

所係甚大祇因爛泥淺帥家莊裴家場三道引河勢
分力弱每逢倒灌動輒淤墊應從大墩接築長堤挑
濬裴家場引河逼令全湖之水匯歸出口併力敵黃
又自清口歷武家墩高家堰高梁澗徐壩以抵翟家
壩除小黃莊以南新石工見在興砌外其武家墩元
帝廟後堤工卑窄昔為沙灘今成巨浸急應加幫高
寬舊石工五千八百餘丈內倒卸石工八百七十八
丈急應修砌又石工頂上排椿風浪衝擊日久朽壞

應重修釘并於排椿之內加以木板填築土方再於
堰堤之上已築子堤者普面加高未築子堤者一律
加築堤裏內蝕窪雨淋漓亦應如式酌修茅家園等
減水六壩應加修砌并添設磯心建置閘板淮弱則
下板蓄水以敵黃淮漲則啟板減水以宣洩翟壩一
帶堤工低窄不堪今秋異漲漫堤過水均應加幫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俱著照該督
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為黃水

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

需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

河防志

總河王新命疏言禹王古河自盱眙聖人山歷黑林
橋桐城鎮楊村天長縣以連六合之八百橋各有河
形溪澗山岡不等若開引入江則天長楊村桐城各
汊澗大水發時可不入高郵邵伯諸湖湖水不致泛
溢而下河之水可減至古河之口見與淮水不相通
流必建立閘座水小則閉閘以濟漕水漲則開閘以

洩水庶淮水洶湧之勢可殺高堰減水壩即不便遽塞而水亦可少減是古河所減者乃於淮水暴漲之時而非時常分洩淮河之水似無不可以敵黃至天長楊村桐城挑河入江之後若入湖舊河一帶居民用水灌田或建閘或建壩再行酌議等因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開復禹王古河之處無庸議奉

旨古河是否必可開濬後有無裨益河道民生著該督撫等再行確議具奏 按李翱來南錄自淮沿流至於

高郵乃沂至於江沈括以為淮泗固常入江此乃禹之舊蹟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

居易錄

禹貢沿於江漢達於淮泗自古江不通淮江之通淮自隋開皇大業間始閼百詩先生曰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為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強為之說曰按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為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

千百
年眼

亦有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迹之說

杜注明謂於邳江築城穿溝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開山陽瀆大業開邳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至是孟子之言始驗蓋古時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為黃河所奪淤沙日久轉而為淮高江低也先生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果自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為之兆者亦屬異事又按筆塵言夫差溝通

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所由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其說亦有理百詩先生又於潛丘劄記中昌言之曰孟子錯言排淮入江至隋文帝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煬帝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

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始驗所以唐白居易
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是也近河臣疏
云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為無據之言况舊
迹至今可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
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
故道為據余考之明一統志盱眙縣山川有新河在
彭城鄉宋發運使蔣之奇開浚以避淮流之險猶未
詳及讀宋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荆

浙發運副使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陞發運使河渠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以為然會

發運副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肘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牖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牖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

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使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乃知疏所謂聖人山者即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有禹王河即蔣之奇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一名古河又

即一統志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無稽之言而據
為金條玉律哉又豈可以孟子一時之誤記而謂禹
貢為不足信哉曩嘗聞諸先輩言江高而淮下禹必
自淮浦入海者正行其所無事以下為趨也今欲從
瓜埠入江無論謝家鍾家曾家岡及分水嶺為所畫
斷勢必燒山鑿道且江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
江而形實窳下奈何疏又云循沿河形細閱有現在
河形淤涸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

平陸高低不等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
不虞此山岡阻塞乎抑此山岡乃陡生於禹治水之
後乎自相矛盾莫此為甚至淮徑入江不復濟淮揚
運道不數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則
人所共曉不復贅云記中所言河臣即築攔黃壩之
董安國也安國亦誤聽泗州莫之翰之言遽行入告

不學無術一至於此

泗州志有莫之翰請開禹王古河詳文曰禹之治淮原有二道

禹貢之書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此一道也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入一道也子輿去

大禹治水時僅一千九百餘年使無實據必不著之於書況其舊跡則至今可考也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據土人咸稱為大禹治水導淮入江之故道汴宋時尚通舟楫為東南運道迨宋南渡以迄元明日就陸塞而明初又於山麓穿渠之處增土築斷以避祖陵風水反跳之嫌其見在河形深淺不一始盱眙歷天長六合以達大江在在皆有遺址每風雨晦冥氣勢蜿蜒如長河雲烟霧靄中土人嘗彷彿見風帆舟楫如鼓棹挽拽狀其天時晴明河身地內間作簫管聲居民呼朋引類相率往聽不一而足大抵江淮流通之脉絡不肯終秘而以開導鴻功默啟後賢也此河一開可分淮流十分之四而濱淮上下可免魚鱉其利一也三閘之水可勻滴不入高寶將見沮洳之民降丘宅土下河之工計日可成其利二也其洪澤湖溇之水不至大盈亦不至大涸不大盈則鴻濤無所肆其號怒而遙堤鞏

如磐石下流州縣可無燕雀處堂之禍其利三也不
大涸則漕艘往來得以安行入河既免狂濤之險復
無膠剝之煩其利四也且江淮交通檣帆絡繹利在
商賈其利五也土著之民引水溉田蓄洩以時無憂
旱澇其利六也

天長縣志亦有其說

志云或問孟子言排淮
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

黃而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可以注之江也注江
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湖從瓜儀閘一
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今此渠變為桑田矣由邵
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又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
通揚州看瓊花閱龍舟渠成剪綵為芰荷錦纜牙樯
美人捧拽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
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馬頭今羅四橋之西
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洩或直達
揚州儀真或中出泥汙河以洩
淮泗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皆捕風捉影之語不

足據也

小谷口
薈叢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
幸由運河以至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運口太
直黃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
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掃灣
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

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能得倒灌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黃河彎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

謹按上諭甚詳

且悉今止錄高堰餘見黃河

四月二十四日河道總督于成龍

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

上諭高家堰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二十八日奉

旨于成龍爾回去即看歸仁堤高家堰其歸仁堤作何
修補爾等即議明具奏清口甚屬緊要 九月十三日
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今歲朕南巡看得黃河逼近清
口黃水每多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各
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湖流入運河以至下河田地
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
堤岸羣黎尚在水中朕深為軫念遂諭于成龍動帑挑
濬洪澤湖出水堤岸令其完工近差工部官員前往查

勘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仍未出口堤岸尚未告竣等語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堤工并運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此河如不可挑或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濬之處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看閱河圖速行詳議具奏 會議得臣等看閱河圖黃河逼近清口是以淤塞應作速挑浚不可不將黃河移遠應請

勅下總河于成龍等將清口挑濬令其出水或將黃河

移遠清口或即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詳看
趁今冬急為興工不至水長之處速行定議具題可
也總河題覆九卿復議得河道總督于成龍等疏稱
臣等率同道廳各官歷清河縣石人溝以上沿河踏
勘逐段簽探徧處盡係淤泥深有七八尺丈餘不等
人夫無立足之地難以施工臣等再四思維竊以黃
河大溜勢若排山若遠移改挑工太費繁且清口對
過北岸一帶積水淤沙畚鍤難施臣等未奉

俞旨之先已經催督降調同知常維楨見挑裴家場爛泥淺等引河不日可竣又委堵閉唐埂等處減壩應俟各壩堵塞之後使湖水不能東洩引出敵黃以免淤墊之患再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復加挑挖挑水壩再為接築黃水由引河而趨北岸可無倒灌之虞至於遠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出後酌定形勢另行奏請遵行董安國已經病故未完引河挑水壩二工應否動帑挑築理合一併具題等因前來相應均如該

督等所題董安國未完引河挑水壩應准其動帑挑築俟河工告成之日將用過錢糧准銷等因奉

旨依議 二十日戶科掌印給事中張睿題奏邇年以來淮南水溢下河數被奇災

皇上恤念民生親臨閱視灼見清水不出黃水必不能疏黃水不除清水必不能出乃

特賜指授命前河臣董安國等將黃河灣曲處挑引水河一道使水直下遠避清口免其倒灌此殆神靈天

授非臣下意計所及萬姓歡呼竚看底績但新挑引
河必俟水汛大發始行開放則刷沙有力一舉成功
因放水太早以致復淤頃恭讀

上諭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
堤工并運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真

聖明洞鑒全河瞭若指掌臣下所宜仰體

聖懷蚤夜以圖者也臣聞居民傳說中河水從仲莊出
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清水難

出而黃水反為易入則欲挑浚清口不得不制中河之水以制黃河之水矣又讀

上諭謂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行挑濬或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浚之處速行詳議臣恭繹再四則有分黃導淮之法蓋黃分則勢強而清口不當頂衝從此疏浚自不難矣其分黃之策不必另闢河道工費繁多合無於仲莊閘以下見有不係運道之中河自清河縣起至山陽之草灣附近地方止約長七八千丈挑寬

十餘丈以足二十丈之闊上口將縷堤挖通使黃水
由此分洩至下口亦挖通縷堤仍歸大河會流入海
再於挖通縷堤之上下口倣明紹興知府湯紹恩三
江口遺制建立雙板石閘中實以土以時蓄洩如此
則中河之水由此而去黃河之水亦由此而分北岸
水勢既殺則南岸之水勢必趨而北矣董安國所挑
之新河有不刷深直下誠如

聖慮者乎再將清口去其淤墊引湖水暢洩不獨清水

刷黃以濟運由是清水東下而唐埂六壩過水漸少
然後周橋翟壩易於修築得以閉塞庶免下河昏墊
之憂且省朝廷歲發帑金之費其於治河之道或有
小補也如云河不兩行謂分則力弱緩則沙停而獨
非所論於清口以清刷黃原取其弱以水攻沙不患
其停況建閘又可以蓄洩也臣生長淮土素聞土人
之言無所折衷不敢漫信因奉

上諭所及謹擇其稍合者具疏上聞以備採擇奉

旨這本說得是著河道總督速議具奏總河題覆分黃導淮之法未嘗不得河防機宜但黃河之水勢大力強難以輕議分洩何也它堤挑河而水勢不趨或趨之而溜行不急開放之後立見沙淤董安國所挑之引河坐於河身之中對河又築挑水大壩歷過伏秋二汛水勢大漲猶不能挑之北行奚能強之入於雙金門閘下之中河乎若開它縷堤而溜趨引河則排山之勢難於止遏從前漫缺皆係罅隙之間即成缺

口安能必之循軌而行由二十丈寬之中河達之草灣仍復紆迴使之入於黃河而不他溢乎且清口對過北岸皆係淤沙人夫無立足之地畚鍤難施臣等鰓鰓過計而不敢遽議改遷也前奉

上諭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浚臣等已將見挑裴家場等處引河堵閉唐埂等減壩加挑陶家莊引河接築南岸挑水大壩具題在案今蒙

皇上撥發帑銀臣等見在分檄提催俟銀兩解到惟將

周橋以南一帶堤工簽釘排樁修築堅固唐堽等減
壩一槩堵塞湖水涓滴不令東洩盡由裴家場爛泥
淺等處引河暢流外注敵抵黃流將陶家莊引河再
加挑挖南岸挑水壩再加接築俟水勢大溜挑近引
河然後相機開放加以清口引出之水敵黃衝刷黃
河由引河而趨北岸似可無倒灌之虞至於三江口
雙板石閘止可行之清水而不可行之黃水今既不
議改挖縷堤則雙板閘之式亦無容更議矣至於遠

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出後相度形勢另行奏請遵
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一并會議具奏會議得河道總督于
成龍等疏稱戶科給事中張睿條奏稱中河水從仲
莊閘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
清水難出而黃水反為易入等語誠為有理相應行
令總河于成龍等將清河縣以下所有陶莊閘開放
挑浚出水或將董安國所挑引河以下酌量挑挖建

聞之處親身詳看速行具題可也奉

旨依議

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為敬陳兩

河堤岸修治情形竊照臣一介庸愚荷蒙

聖恩畀以督河重任臣雖衰老病軀敢不刻夜圖維欲
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祈仰報

高深於萬一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

詳見黃河再

查高堰堤工為淮揚保障運道民生實係於此所當
急為整理難容刻緩貽悞者不謂從前膜視承修五

年迄今尚未成功節年水發之時湖內不能容蓄以致東洩淹沒民田水勢既分而黃流倒灌清口淤塞遂致運河一帶河身墊高皆由堰工未完湖水不出之故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臣故於今歲履任之後即首先挑挖爛泥淺等處引水敵黃以濟運行一面嚴飭原修各官上緊攢砌其如原撥堰工銀兩被原任河臣及道廳各官那為別工用去故雖日事嚴催或以料物不齊

為諉除分委監工各員修砌已經修完者不議外其未經興砌完工者見在另疏題叅追帑將未完工段委令候補道程兆麟等領帑辦料乘時僱運前經具准題部議不准動帑駁令仍責原委之官修砌勢必不能驟告成功也況凡賠修緊急工程動帑修理臣於去冬

陛辭之時業曾預為奏明以期早告成功似此部駁往返豈不有悞臣今見在調齊賢能官員簽釘排樁下

釘頭葦埽勒限報竣如高堰一帶工程告成則清水
自出淤沙可刷矣伏乞

皇上睿裁乾斷允臣所請之後容當逐疏題估蚤收實
効庶可仰副

聖懷其攔黃壩雖經拆毀尚須開挖寬深以引大溜時
家馬頭一工已經委員辦運料物一俟齊集即興工
堵築相應一并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視同赤子務期無一人不獲其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清口底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寧處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為拯救乎今海內無事惟河工最為緊要水患未平民生失所朕用是時厯於懷若何修理河道以濟生民爾等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亦宜念切頃問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一尺有

餘若將高堰堤岸增加堅築以束淮水使刷黃而行亦似有益但淮水瀦聚而黃河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亦未可定今或堅修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細閱河圖詳議再將二本一并議奏 會議得臣等恭聆上諭仰見我

皇上軫念淮揚地方百姓必欲拯除水患底於安全河

務關係運道民生甚屬緊要難以懸議總河于成龍
徐廷璽見在地方應令率同賢能道廳等官親身前
往將作何興工之處詳勘速行定議具題到日臣等
再行會同請

旨可也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豈惟另尋河道不可得從新創作亦
屬繁難高堰堤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
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

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于成龍亦奏稱淮水可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總河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詳看清口當移於何處所用石工等項作速行辦備著即詳議於歲前具奏餘依議十二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覆侍郎常綬等疏奉

旨若將高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滾水壩土堤加幫高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堰堤工危險

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著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會議得侍郎常綬等既稱武

家墩村北元帝廟稍遠之處應行開口又將高堰加築高厚減壩盡行堵塞臨湖汕刷之處亦應修補不許堤根取土應添挑引河二道等語查武家墩開口改移清口甚好但見今物料未備恐明年雨水之前不能完工漕運甚屬緊要雖改移清口其高堰亦必須加幫相應將高堰照侍郎常綬等所奏速行加幫

高厚不致遲悞明年漕運所需約估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零令戶部就近撥給再先前各工撥給銀一百八十萬兩分給各官至今工程尚未完竣此加幫高堰挑挖引河等工若又交與伊等必致遲悞修此工程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并簡賢能堂司官員分給段落令其節省錢糧堅固作速修造至邵伯更樓高郵九里等處決口至今尚未堵塞完工此亦關係運道亦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作速完工應差

堂官并分段修工堂司官員恭請

欽點 二十二日

旨依議這督催工程著范承勲王鴻緒王掇田雯布雅
努喻成龍顧藻壽鼎王紳高裔去分修工程著董訥王
樛朱弘祚江有良王啟元宮夢仁線一信陳汝器王日
藻衛既齊李應薦馬世濟高承爵金鉉楊雍建去

張文
端治

河
書

行水金鑑卷六十六